

我的家乡 大道朝阳

编者按：

《我的家乡，大道朝阳》，以“道路”变化，来反映山乡巨变的“大”话题。一滴水同样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，百年建党，百年追梦，而今，乡村正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，普天下中国人的家乡，定会在“乡村振兴”的国策驱动下，走上更为宽阔通畅的“康庄大道”！



“小鸡出世叫啼啼，莫笑穷人穿破衣。十个指头有长短，荷花出水有高低，三十年河东转河西。”这是家乡民谚。笔者想，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和政权能够像今天这样，让农村面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，彻底打破捆绑在农民身上几千年的穷苦命运。现在，笔者就尝试以“路”为“小”基点，来撬动山乡巨变的“大”话题。

羊肠小径



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”，对于伴笔者出生和成长的大山而言，笔者并不算它的“土著民”，只是“移民”。1968年，爷爷早已去世，奶奶积极响应毛主席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，毅然带着15岁的父亲下乡插队。奶奶不择有田有地的“坂上”，而一定要到“山冲”扎根。从记事时起，笔者的眼前低头抬头都是山。那时的路，真正应了鲁迅那句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”，父亲成为山里的“开路人”之一。村民在这片堪称“处女地”的大山夹缝中，取地势低平处做成梯田，高陡山坡则开垦为旱地，如此方有了立身之本。他们把能用的地都“让”给庄稼，轮到造屋时便没了地方，于是发动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，拿起铁钎抡起铁锤在青碧的大山腰杆处，硬是砸出一条黄色“腰带”，黄色土墙、茅顶、稻场，串珠般连接家家户户的坡坡坎坎。

有人家和庄稼的地方就会有路，在那个脚下尘土、肩上霜华



的年代，自然都是些羊肠小径。若从空中俯瞰，这里的每条山冲便如一片树叶，正中灰白“叶茎”是那条蜿蜒两山之间连接到山冲公路“枝干”的小路，而从叶茎上不断分岔的隐微“叶脉”则向伸向大山褶皱山湾的小径。大片的绿色自然是连绵起伏的重峦叠嶂和跻身其间的水田旱地了。山冲若有人家，便似遗落在叶茎边的水珠。山冲一道接着一道，叶子便片片挨挤在一起，最终形成了巨大的树冠。树冠不是别的，就是当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巍巍大别山。十几年来，笔者在这样的小路上挑柴放牛，也沿着它们在山里求学，一脚深一脚浅，这条并不好走的小径，形成笔者对于“路”的最初印象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之路的开端。幽深细渺、曲折难行，直到上世纪末才有了彻底的改观。



村民们沿这条路走出去，源源不断地向家乡聚集着钞票。不几年，低矮的黄土屋不见了，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漂亮的小楼散落于山下林间，煞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山冲里原先的那条羊肠小径呢？早被深埋于新修的水泥路下，各种车辆上上下下



三县通衢

毛坦厂，由“茅滩场”谐音而来，原为水草丰茂的“盆地”，位于六安市金安区最南边的“尖角”上。那时经镇子有两条县城，一条东西方向，连接舒城和霍山两座县城，一条南北直达六安市区，小镇地处三县交界。

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公路仍是土路，在绿色田野间划出一道粗砺的黄色。线条并不粗，容一车通过绰绰有余，但会车必倍加小心。公路上上下下曲曲折折，车辆一头栽进路边沟坎时有发生。每当晴日，远远便见空中扬起一道尘土，奔突着腾起、集拢、扩散，像喷雾式飞机，伴着渐近的汽车喇叭轰鸣碰撞声，像是一场阔大的仪式，非得壮个声威似地。路面经车轮碾压，铺着一层细细的尘土，村民戏称“辉煌(灰黄)大道”。到了雨天，公路烦躁起来，露出暴戾性情。雨水冲刷浮土，路面污水纵横四流，继而露出啃噬牙咧嘴的爪牙，坑洼的路面积满污水。车来，只见石 在车轮下杂耍般地胡乱乱跳，污水如喷泉般四溅而出，行人躲闪不迭，拿雨伞来挡总是上下不得两头，难免湿了半身，或被弹出的石“射中”。马路两边的树木庄稼也不能幸免，常年蓬头垢面，叶子沾着一层厚厚的黄土，过渡带似地给公路镶上几米宽的“黄边”。

“要致富，先修路”，小镇四周皆山，要突出重围必得“开山”。那时并无机械，使的都是蛮力，最先进的当数炸药。趁农

康庄大道

闲，政府把十里八乡的村民集结起来进行“大会战”，红旗沿公路两边从山下浩浩荡荡插到山顶，突然听说上头“出事了”。大家伸长脖子，随后消息陆续传下来，知道是哑炮突然响了。当伤员被浑身是血地抬下来时，对笔者的震动确实不小。开山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意外，然修路并未因意外而停工，这次党群是吃了秤砣心，他们穷怕了。大家知道，农民要走出大山实现世代代命运的改变，必得有代价、有牺牲。经过几个月的奋战，人力终于战胜了自然造化，拓宽、取直、降坡、劈山，一举“打开”了连接外界的“绿色通道”，公路宽度已是原先的两倍。而笔者作为义务工，有幸参与到这项家乡建设的伟大工程之中。

此后，公路历经“改良”，终于在九十年代“革命”。如果说翻修拓宽是“量”变，那么由土石路变成柏油路则是“质”变。道路路质的改变似乎一下子延伸了它通向外界的长度，也赋予了它强大的能量，悄然承载起改变乡村面貌和农民命运的使命。从那时起，镇上突然“冒”出一辆辆大客车，车头玻璃上贴着一排从未听说过的陌生地名，村民们纷纷上了车，离开山下那吃不饱也饿不死的一亩三分地，走向从未想过的遥远城市。当时，沿海已经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头，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发达地区流动转移。如果不是路的通畅，这样的客车怎会开进大山，又载着一双双希望的眼睛驶出大山呢？

样，村民往往往返，不断刷新他们的视野和思维。想不到，沿着村民原先走出去的这条路，不少人又回来了。他们在家乡创业做起了生意，或者在家门口的工厂作坊里上班，再也不用抛家舍业。经济活络了，机会也多了，一家人得以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，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拖着泥腿子奔波生计。自行车、摩托车早已当作废铜烂铁卖了破烂，哪家不是有辆代步呢？更令人骄傲和鼓舞的是，从这条路上又涌进来更多的外地人，原先的路已经不够“用”了，每逢假日，路上人满为患车辆拥堵，镇子周围不断修路架桥缓解交通压力。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家乡如今成了闻名遐迩的历史名镇。全国各地数万追梦学子在“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”毛坦厂中学逐梦奋斗，明清老街、东石笋、刘邓大军指挥部、三线厂……到处汇聚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。今天，家乡正以阔大的胸怀迎接未来、拥抱世界。

回望家乡，农村的路越来越好，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，无论从物理空间和精神实质上，不再与现代城市有任何山川阻隔。笔者想，这里有一条“隐形”的路，“大路朝阳”，它超出了村民的期盼、乡村的理想，而不断指向更高更远。而路，也最终超出了自身存在的意义，成为乡村面貌和农民命运改变的重要载体和见证。

远生弟小我一岁，所以四十年来他一直称呼我为“我哥”。我们相识相知，皆是源于大别山。

1979年，徐向前元帅回大别山视察，回京前表示，希望当时的武汉军区能够创作出一组《长征组歌》那样的组歌，唱一唱大别山和大别山的红军。因为雷远生刚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回到部队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。于是，他就揣着剧作家白桦先生写的一封信，到合肥找到了安徽省文联副主席、作家陈登科和省首协秘书长程星，在陈主席和程秘书长的举荐下，我与远生弟结识，正式加入了他们的创作组。

我们的第一次见面，是在皖南的歙县。当时我正在歙县参加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农村歌曲创作的采风活动。程秘书长安排我们见面之后，我们彻夜长谈，设计了组歌歌词与音乐的创作设想与规划。他给了我一年的歌词创作期，而他自己也立刻深入到安徽境内的大别山区，搜集记录和消化这些地方的民歌、戏曲等音乐素材。因为大别山横跨鄂豫皖三省，所以雷远生采用三省的音乐素材为之谱曲，巧妙的将三省的民族民间音乐融为一体，圆满地完成了创作任务。

著名歌唱家吴雁泽首唱的民族男高音声乐套曲《将军的摇篮——大别山抒怀》，由六首歌曲组成，1982年首次在北京、安徽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。1983年在上海唱片社录制成立体声黑胶密纹唱片在国内外发行。同年，安徽电视台拍摄播映我根据套曲编创的音乐电视剧《将军的摇篮》。

下面，给大家重点讲讲选曲中《再见了大别山》的创作小故事：

当歌曲《再见了大别山》在全国流传以后，有人听出了歌曲的头两段乐句好像出自黄梅戏音乐，远生听了后说：其实这首歌曲的起始部分并不是黄梅戏，而是湖北黄梅地区流传的黄梅小调，她柔软抒情有带入感。在歌曲的主体部分则是采用了河南豫剧的元素，重点发挥了她娓娓道来的叙事功能。而歌曲的结尾部分，我果断选用了安徽皖西民歌《赶牲牛》的音型，她激情高昂，使整首乐曲达到预期的高潮。

我曾告诉远生，其实套曲最后一首词的前两句“清风卷衣袖，一步一回头”，是这组歌词中最早写出来的。而中部的“缤纷的山花”和“挺秀的翠竹”两句，却是六首词中最后时刻写出来的。当年我是个业余作者，在工厂里当一名车工。我是利用调休自费两次奔赴金寨、霍山体验生活，探寻革命遗址，搜集红军故事，拜访老红军。

那是1980年9月底，我平生第一次来革命老区金寨县，一切都那么新奇与陌生。我唯一的线索，就是从寻访老红军战士李开文开始。记得我上小学和中学的第一年，学校请来讲我们做革命传统报告的恰巧都是李开文老人，因此有着很深的印象。所以，在问清老人家的地址后，一大早就步行数十里山路，找到了心目中崇敬的偶像。在李老家，听他讲述长征途中怎样克服艰难，跟随中央红军过草地的故事。他当时是李老家班，主要负责毛主席等首长的伙食。为了能顺利点着火烧饭，每次出发，他都把潮湿冰冷的青草揣在衣袖和裤管里捂干。当我告别返回县城时，老人送出一程又一程，依依惜别，不忍离去。当我在小镇街口看着他一步一回头的背影时，一阵秋风掀起了我的衣襟。突然，最初的两句词就在这场景下闪现出来了……

有了头两句，但后面的续写却很不顺利，不得已把她放在一边。直到第二年四月底第二次来到金寨，才在一个雨后的早晨上梅山水库途中，捕捉到了两句很有表达情感份量的句子：我看到路边杜鹃花瓣上的雨珠，在微风的摇动下，像泪珠般落下，哎呀，瞬间有了“缤纷的山花不要摇落你惜别的泪”这一句。我马上掉头下山，这时又注意到路边的竹林，有了“挺秀的翠竹不要举酸你送行的手”。回到宾馆，我在激情难抑的状态下，顺利完成了这首词。后在远生弟的笔下，他用他娴熟的技巧和音符，给这首词插上了翅膀，让她在祖国的大地上美美地飞翔了四十年！我说这首词产生的故事一直感动着我，远生说他也一样被深深感动了。就是因为感动与崇敬，我们赋予了这首歌最真挚的情感。

远生弟是重感情的人。他曾对我说：“哥，与你相识是我一生的荣幸，与安徽结缘是我一生的幸运。你给了我信任与友谊，安徽给了我艺术道路光明的起点，给了我艺术生命不灭的音符！”是的，与安徽结缘，让他的心时常牵挂安徽，也让他驻足留在了这块土地上。四十年来，他为徽风皖韵增添了风情韵味，留下了不朽的作品。

歌曲《画里安徽》，是远生弟生前与我合作的并且也许是他此生创作的最后一首歌。其实这首词是前几年去泾县拜访词友邵凯生，胡夏生时在泾县写的，先后有一二十位朋友赐了谱，其中有的还在省征歌中获了奖。没想到去年雷远生看到了这首词，他很喜欢并谱了曲，于年底传给了我。后因疫情突然暴发，我就淡忘了此事。今年四月底远生弟体检诊断得了肺癌住院治疗，于七月底出院他才告知我病情，并询问起这首歌的事。远生弟对安徽怀有很深的感情，我们最初写大别山的六首歌，是他在1981年6月拿到我交给他的歌词后，到金寨县待了十多天完成谱曲的。他还说过：“安徽是我们俩赖以成名的地方，是我们应该感恩一辈子的地方！”因此，自2005年起，他几乎每年都来安徽，为我们的江淮情、为安徽春晚、为合肥市、为安徽许多企业创作了数十首质量上乘的音乐作品，他把自己活成了半个安徽人。在生命弥留之际，他说这首《画里安徽》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合作了，可能也是他为安徽做的最后一次服务了。没想到生命竟如此冷酷无情！9月29日他紧急住院，30日晚上人就依依不舍地走了：“你的梦笔生花，收纳江南烟霞。你的翰墨飘香，挥洒淮上风华。黄山绝顶览尽绮丽画卷，平原千畴描绘万般变化。啊，画里安徽，笔墨丹青灿若繁花。丰润泱泱华夏。你的大地铺纸，彩绘粉黛黛瓦。你的版图啊置砚，渲染雕梁广厦。高铁纵横游龙穿山越岭，星棋布新城锦上添花。啊，画里安徽，纸砚传奇光耀中华，那是我们的家。”我在无限悲痛中找出了他的手稿，泪水却迷惘了我的眼睛……

“词曲相融兄弟何曾说再见，阴阳阻隔方知世间有大别。”今天，我在这里写下这篇回忆，用以纪念我最亲爱的兄弟、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作曲家雷远生。

一生痴绝处，魂牵大别山！

一生痴绝处 魂牵大别山 ——我与作曲家雷远生的大别山情缘

王和泉

